

武帝紀第一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

之後太祖

王先

建

三國大傳

◎ 周殿富／著



正說歷史新論人物
閑話政治格致人生

時代文藝出版社



◎ 周殿富／著

周殿富／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三国大传 / 周殿富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387-2510-0

I. 三… II. 周… III. 中国—古代史—三国时代—通俗读物
IV. K23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6343 号

三国大传

作 者	周殿富
出 品 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张四季 张 迅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130011
电 话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5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240 千字
印 张	58.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致读者

关于三国的通俗读物当是风起青萍于宋元，推波流行于明清之际，而滥觞恣肆于当今时代。已不知有多少种三国读物在如今的市场上刊行，在读者中流传，而且百家各有所论。因而我想对读者说的是：

本书可读可不读，所言可信不可信。

本书可读者非此书，而是书中的汉末三国历史——那是一部以四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用铁血与剑火整整挥写了一百年政治智慧军事谋谟人生沉浮传奇万端的“大百科全书”，还不值得一读吗？有汉以降的帝王将相在读，士子文人在读，军人商贾在读，黎民百姓在读，一直到今天。泱泱中国自从开辟鸿蒙三皇五帝到明清，哪一个朝代有如此的魔力呢？帝王在灵献君臣乱世三主身上寻找治国之道；文武将相以三国二圣为楷模追思效法；士人学子从其间揭橥生命之价值人生之意义。尤其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更是推而广之，甚至连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人也都去认真研习其间的谋略战例指挥自己的军事行动，清人人关便把它译成满文作为八旗贵胄的军事教科书；现当代之商贾则从中钩沉微言大义演练出现代商战之计略，并引其人物为守护神；而黎民百姓则与那些霸主英雄忠臣义士悲剧节烈人物结下了一千多年的“啼笑因缘”，且心仪之、口碑之、膜拜之……这不是在给那个血腥而充满魔力的时代充当吹鼓手和政治轿夫，书中自有史料佐证。世间事原本是麝香无风自来香，花红不语蝶为狂。更何况一卷在手顿可逾千年而际会千古风云人物，阅读那个时代的百年潮涨潮落波诡云谲板荡舟覆中各色人物的命运沉浮，而其间又有多少成败得失之因缘足为人生之良师诤友。所以，生而为中国人自当去读读三国——这似乎是一位伟大领袖人物讲过的话。

可不读者——世间事兴衰成败、苦乐沉浮原本是在人不在书，在悟不在读，在行不在知。东汉末年的大知识分子蔡邕不但书读的多而且理也讲的清，再明白不过的人却一生净干糊涂事终至枉送了性命；那个“天下才一石”他一个人独占了八斗的曹植自幼饱读称为诗赋天人，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更有七步诗流传，但只知以才邀宠却不知律己防人，更不懂人情政治，因而反把一个好端端的太子位活生生白送与曹丕还差点搭上

命，最后仍恃才逞能、不甘落寞终被自己的侄子魏明帝毒死。还有那些饱读经史文学的宿儒名士如卢植如杨修如荀彧如孔融如譙周哪有成大器得善终的？还有那个被司马昭杀死的魏少帝高贵乡公曹髦，从少年时代便娴熟经史，而且有颠覆经典之力。一个小孩子对经典提出的诸多质疑，倾朝野之宿儒无法回答，一个个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倾心自叹弗如，但却不知审时度势，不懂谋略政计，干出了以卵击石的蠢事，反误了卿卿性命。而蜀中后期名将王平一个大字不识，智略军谋却远远高于那位深谙纸上谈兵却失了街亭、丢了头颅的大知识分子马谡。这些话似乎太偏激了，但绝不是不赞成人读书，人不读书无以启蒙益智，无以长进，尤其是当途掌权之人尤须读书。但只知读书而不明其理，明其理而不能学以致用，或只知缘木求鱼而不懂时世不懂权变而用者，真的是读书破万卷，不如一老兵；下笔如有神，临事愧庖丁。

可信者——三国时代的人史两鉴。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兴替之事似与凡人无大碍，其实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同理，所以子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所有事都是事由人为，而天下人莫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知一人之心而知天下人之心。但人多不知己，所以古人言自知者明，自胜者强；它山之石，攻玉攻错。历史本为当下之观照，他人本是自身之镜鉴。更何况一千多年来的人性并无多大改变，读过三国时代的许多成败得失沧桑沉浮的历史经验与个体教训后，也许会深切地认同这一点。但人的可悲之处在于常常是割而后方知疼，凡事的利害所在不管别人怎样说，不亲历亲知的就不太相信马王爷三只眼，更有见了棺材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贵为天下兵马统帅的汉太尉周勃出狱后就悲叹道：我不进大牢还真不知道狱卒之贵；秦丞相李斯死到临头的“东门黄犬之叹”是：如今想携子一同回老家上蔡县引黄犬出东门去打一次猎都不可能了。既有此叹何必当初？但人史之鉴的作用只对智者有效。所谓智者不贰过就是聪明人不犯两次同样的错误，而人大多总是一误再误，尤其被利欲熏心、名位障目之时。所以世间才有智可及、忠可及、清可及而愚不可及的诸多成语典故的流传。所以才有三国的刘表与高隐庞德公关于给子孙留下点什么的对话发生。覆辙在侧可见，自有免去自己翻车打误的警策之效；有仓可凭有舟可借，又何必去亲尝饥溺之苦楚？人的一生非要什么都亲历亲自去尝一尝每一个梨子是什么滋味，能够吗？更何况有许多事是不可亲历的，那砒霜就不能亲口去尝，上吊也不能亲自去试，所以前人的经验、外物的教训该信的还得信。什么都不信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而什么都信的人也同样要下地狱，所以这世上有可信的，也有不可信的，关键在自己的眼力定力。

本书的不可信者——作者之言。本书的宗旨不在于重新描述历史，以发思古之幽情。尽管在努力还原历史，以期满足热衷于《三国演义》的人们对史实的渴求——我本身就有这种渴求。但更真实的想法和冲动还是想把在阅读大量的史料中所萌生的一些想法看法梳理出来与大家共享。这就有了问题：我要讲我的东西，那就只是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一个人的价值取向，一个人的情感倾向。一个人的一得之见会正确吗？井底观天、管中窥豹、以蠡测海、盲人摸象的事是时有发生。即使是你站在事物整体的面

前，也各有各的看法。就像太阳投射给万物的光谱色相成分都是一样的，而万物却因了各自不同的质地而表现为不同的颜色一样。更何况千古文章、百家学说本是弱水三千，各取一瓢；见仁见智，理在公婆的事。尤其对历史的感受，对人物的评品，每一个人都都有自己的个性感情倾向，所以笔者之言固不足信，不过是有感而发、随想之录而已，而绝非学术研究要发现什么真理，只是作为一种交流吧！所以千万别用史学标准、真理之概来衡量笔者之言，书中所写的一些看法只不过是“我认为”而已。就是书中称为定理、规律一类的东西也不过是“我认为”而已。至于把它印出来，则因为书中所载并不只是“我认为”，而更多的则是丰富的史料、传奇、历代名家的思想。

古人言：道可道，非常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世间事有泾渭分明者，也有指鹿为马者；有千秋万代一以贯之者，也有沧海桑田龙蛇变化者。因而，同样的药既可以起死回生，也可置人于死地。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不只是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而实在是因为立地条件之不同使然。即使是同样的苦辣甘辛，也因口角之不同而各有滋味。这也正是笔者之所以要对读者说“可读可不读，可信可不信”的根本原因所在。但作为该书的作者还是由衷的希望它的出版能够让读它的人各得滋味。有贻笑大方处便权做聊博一笑吧！

作 者

2008 年 10 月 26 日

于长春南湖威尼斯花园寓所

开 篇

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之后是三国。距今一千七百余年前的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的结果使统一的中国分裂为三统——曹操集团统一了长江以北的广阔北方领土，开国称魏；刘备集团独占巴蜀云贵的大西南，开国称蜀汉；孙权坐断长江以南的湖广苏皖赣浙东南沿海，开国称吴。这就是三国——在一个“病猫”腹中长大的三个瓜分狮儿。千古一绝——那个时代的小燕儿为什么在树上做窝？没有哪个时代会如此的惨烈：部队人吃人，以人肉干、桑果、蒲草为军粮，民间易子而食人骨为柴千里无鸡鸣，却仍旧混战百年。乱世出英雄也出奸雄，板荡识忠臣也识奸臣；人界与兽界竞争的不同——为什么兽界中的劣者弱者注定了最先倒下，而人界最先倒下的往往是那些强者优者？西方人为什么说越了解人类便越喜欢动物？三国时代的“五大集团”与“六大困惑”；残忍不可忍但“篡夺”却无可厚非，该篡就篡是胆量，该夺就夺是英雄；而冷落与漠视似乎比批评更难以忍受，比谩骂更令人痛苦；关于“正”与“统”的历史真理；时代的政治文化心理是解读历史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悲剧英雄的精神是感动后世的最强音。

微子哀伤洛阳路，英雄临风泪如注。
心悲王业三分鼎，铁马云雕共逐鹿。
西陵遗恨何时平，对酒当歌曹侯墓。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江山无觅处。

这首小诗似乎并不见有什么奇绝之处，但凭什么把它冠于开篇之首呢？凭作者——这是一首由汉唐宋金清5个朝代的7位著名诗人经过一千余年“合作”的“三国咏叹调”。第一句是魏武曹操悲时世所写的《薤露行》一诗尾联“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的缩

化句；第二句是清朝人张问隆过武侯坡所写五古中“英雄不可为，临风泪如注”的缩句；第三句是清朝人李调元凭吊武侯祠诗中的原句；第四句是唐朝人温庭筠所写的《经五丈原》中“铁马云雕共绝尘”，“中原逐鹿不由人”两句的缩写；第五、六两句是金人元好问游曹操所筑铜雀三台旧址时所写《木兰花慢》中的原句；第七句是宋人苏东坡《赤壁怀古》中的原句；第八句是宋朝人辛弃疾所写的《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句的缩写。这首集句式的小诗由5个朝代的7位著名诗人花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所“写”成，这就是它的奇绝之处。短短的八句诗既写出了那个分崩离析、王政失鹿、军阀混战的乱世悲伤，也有对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四位三国时代代表人物的雨打风吹去，大江浪淘尽，英雄不再的慨叹。但这不过是同类诗作中的沧海一粟。古往今来，在星汉灿烂的中国诗坛上所有的怀古诗中，咏叹三国时代与礼赞三国英雄人物的诗作，当称为历朝历代之冠冕，没有哪一个时代的人物与历史会享受到如此高级而恒久的文学队列注目礼。那么三国时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催伤当世感动后代的历史魅力呢？

西方的哲人们曾经追问过一个关于时代的古老命题——哪个时代是最好的呢？其中有人认为：过去的时代已陈腐不再，未来的时代尚未可知，只有我们生存于斯的那个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但只一个三国时代就可以把这个论断全然推翻。那么，三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还是让我们驾起时空之舟沿着历史的长河去追溯一下它的源头，探寻一下那个如此令后世瞩目时代的轮廓残影，至少在读此书前对那个时代有一个历史方位感，也同时将那个时代的人物投射于时代的大背景下从而使其更能眉目清晰。尽管为此也许要浪费一些笔墨，但也不妨顺手牵羊，多涉猎一点历史知识，至少并无害处。

当满载着中华民族原始文明的历史车轮，步履蹒跚地沿着三皇五帝在荆榛障野的文明荒原上开辟出来的古老驿道，一栈栈地行进到距今已一千七百余年的公元180年前后止步了，后退了。中华民族最可引为骄傲的一个伟大王朝开始分崩离析，行将寿终正寝。这个曾经八紘一字、四方来朝的雄狮已经是爪销牙褪无力发威，成为一只“病猫”了。但在这只“病猫”的腹中已开始躁动着“三只狮儿”，这就是三国。而那只“病猫”就是已有近四百年高寿的昔日雄狮——大汉王朝、煌煌天国。它的威名至今仍令世人想见当年峨冠博带的汉官威仪与横扫四裔的万里雄风。然而，这只昔日的巨狮在自己腹中孕育的三只狮儿却不是为了捍卫母体而生的孝子，而是为把它庞大而又瘫痪了的躯体完全地瓜分豆剖，把它活生生地撕裂开来，各据一体去打造自己新王国的分割者。这就是介于人兽之间的“政治动物”，而政治本身就是从来不讲渊源亲情的一种魔兽。那么，三国在中国的历史上居于一个什么样的时空地位呢？它居于三皇五帝的远古时代——奴隶制的夏商周“三代”——封建社会的秦汉之后与两晋之前这样一个历史时空之间。距今已有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

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三皇五帝。“三皇”一般指伏羲、女娲、神农，也有指天皇、地皇、人皇的；“五帝”一般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一时期主要泛指中华民族的远古时代，因无可也无法研究，而一个民族又一定要追问出自己

的源头，便以神话传说为蓝本，整理出那个时代的一些代表人物奉为自己的创始祖先，三皇五帝大多是这样一些人物。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可见诸汉人司马迁所著《史记》一书。

司马迁认为中华民族最早出现的统治者是三皇——伏羲、女娲、神农。伏羲是继燧人氏之后称王的，是一个“蛇身人首”的雷神，是他创造了八卦，开文字纪事之先河，取代了人类结绳纪事的时代，并创造了婚嫁祭祀等礼仪制度，创始了渔牧业——“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始制嫁娶，以骊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物性以庖厨”。之后又制音乐，分四季。伏羲又称太皞，姓风也称为庖牺、庖牺氏。“姓氏”一词大概指母系社会时代的人们以母为姓，氏则是同一母姓中的一族一支。其后的女娲也是一个“蛇身人首”的神灵，是继伏羲之后数世的一个统治天下的首领。在女娲后期时代，各地“侯王”混战，共工与祝融大战，不胜而怒，以头触不周山，天柱被撞断了，东南方的地也塌了。于是女娲炼石补平了天，又砍了巨鳌之足把地支了起来，再用芦苇灰堵住了泛滥的洪水，因而天下“以其功高而充三皇”。女娲之后的统治者是神农，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炎帝，姓姜，称神农氏，是一个“人身牛首”的神灵。这一时代发明了耒耜之类的农具，是为农耕时代。因为他倡行农耕，所以始称神农。然后又尝百草创医药，制音乐，并开创了原始的易货贸易——“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显然，这三位远古之皇不过是中华民族渔猎农耕时代草昧初开草创文明时期的代表人物，至多是一个原始部落联合的大首领，被附丽于神话人物而称其为皇为帝，不过是后人对先祖的一种尊称，人类之初何皇何帝之有？不过是茹毛饮血、兽衣草裳、穴居洞栖、结群生存而已。

神农活了120岁，他的子孙又经历了“八代五百三十年”后，进入了“五帝”时代。继立者是黄帝，姓公孙，称轩辕氏。黄帝是在神农氏后期由于天下诸侯战乱而不能制，乘势起兵打败了神农氏的子孙而统治天下的。黄帝去世后他的孙子高阳继立为帝，就是五帝中的第二帝颛顼——在位78年于98岁时去世，由黄帝的曾孙高辛继立为帝，就是五帝中的第三帝帝喾——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挚继立为帝，史称帝挚。帝挚去世后由他的弟弟放勋继立为帝，史称为帝尧，就是五帝中的第四帝。尧的很大一个功劳是在天文历法方面确定了一年为366天，同时又制订了闰月以保证一岁的周期不乱。尧帝很开明，在年老时因其子丹朱无德便将天下禅让给了大家推荐的大舜，史称虞舜，也就是五帝时代的最后一帝。

舜帝也很开明，到了晚年也由于自己的儿子无德，便将帝位让给了大禹。这个大禹又要让位给舜的儿子，就像帝舜当年受禅时先礼让尧的儿子一样，在大臣们的屡次劝进下才继承了帝位。大禹去世时也把帝位让给了他的贤臣益。尧、舜、禹这三帝间先是称帝者将王位转让给异姓人称为“禅”，受禅者又故作谦虚的向先帝子孙多次礼让称为“让”。这种“禅让”从此成为了后世篡权夺位者人人援引为合法先例的一个历史依据与必定的程序。曹丕取代汉献帝，司马炎取代魏元帝都一点不差的在形式上履行了这个

“程序”。从此，大臣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引经据典的向篡夺者劝进——有先例可循，这是古贤王的遗风，有什么不可？而篡夺者也有遁词可借——连尧、舜二帝都不以一人害天下，你不行就让给我吧。但也一定像帝舜和大禹一样，至少要有两到三次假惺惺地向先帝辞让，然后一帮溜须拍马抬轿子的“政治轿夫”们又引经据典歌功颂德的联名劝进，这篡主仿佛为天下计才不得已的登上了垂涎已久、巴望已久的金銮宝殿天子御座。人类在“借梯子上房”方面的能耐可不得了。猴子是给个竿就爬，可人比猴子精明能耐多了，没竿弄个手电筒打出一个光柱也敢爬，而且你闭了电门也摔不下来，因为他早已抓住房梁了，不过是借个“光”而已。曹操和司马懿的子孙便都有这本事。

总括“三皇五帝”时代大体上可以视为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一个比较文学化模糊化的历史缩影。但我们也只能以这些建立在神话传说基础之上的东西当成我们的远古史，我们既不能完全把它看成是文学的杜撰，也不可以把它当成完全真实的史实。史学家们认为它至少证明了我国祖先一百多万年前的原始社会早期活动的一些痕迹。

三皇五帝时代之后的历史，我国基本上进入了奴隶社会形态，经历了史称“三代”的夏商周三个朝代后才跨入了晚近的封建社会形态。在尧、舜、禹时代很鲜明的一个政治特征是由尧帝开创的“禅让”制度，而不是父传子家天下。但到了夏朝大禹的儿子启的时候起来造反了，把继承了大禹帝位的异姓王益杀掉，从此中国进入了“父传子家天下”的时代。而后来发生的所谓的“禅让”，都是夺权者搞兵变政变逼宫夺权的把戏。所以三代以降的历朝历代帝王的子孙们能够当皇帝似乎首先得感谢这个夏启。夏朝的建立大约在四千多年前的公元前 21 世纪，又经过大约 17 帝 14 世四百七十余年便被商朝取代。商朝自汤王建国历经 17 世 31 王五百余年又被周朝取代。周王朝大约建立于公元前 11 世纪，先后经历了西东周春秋战国时代共计约近 800 年，到了公元前 221 年为秦王朝取代。

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但结束了周朝末年的战国割据混战，而且结束了历史上“三代”一贯的奴隶制社会形态，把中国推进到了封建社会。秦朝经历了二世不到 20 年便在公元前 206 年为西汉取代。又过了二百余年到了公元 8 年时，被王莽颠覆篡权。中国经历了这个“新莽”时代 17 年的混乱后，又由汉高祖刘邦的后裔汉光武刘秀统一了天下，在公元 25 年建起了东汉王朝。刘邦的汉朝首都在长安，长安称西都，因而便称为西汉；刘秀的汉朝首都在长安以东的东都洛阳，因称东汉。因而汉朝既称两汉、前后汉，也分称西汉东汉。东汉自公元 25 年建立，前后历经 14 帝（含两个没年号的少帝）195 年，于公元 220 年灭亡。东汉的最后两个皇帝是只在位一年的少帝刘辩和后来的汉献帝。后二帝的时期从公元 189 年始至公元 220 年止。三国时代一般指从公元 180 年前后至公元 280 年三国中的最后一国东吴的灭亡为止，正好近一百年。因而历史又称这一时期为“汉魏百年大混战”。而史学家一般都从三雄各自称王立国始来计算三国的时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国”的历史时间区位。中国经历了漫长的远古时代的原始时期，又经历了夏、商、周“三代”两千余年的奴隶社会时期；又经历了秦汉两朝四百余年的

封建社会前期之后便到了三国时代。

三国时代整整打了100年的仗，可以想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东汉时代的公元150年前后全国人口尚有5648万，可是到了三国归晋一统时的总人口只剩下1616万。那四千万人哪去了？大多被疫病、灾荒与战争消灭了。许多乡村、城镇、名都全被战火兵燹夷为一片废墟。燕子本来是只在屋檐下筑窝的，而且还很恋旧，每年都要回到故居。可是许多地方的村庄到了第二年就成为一片平地，逼得小燕没法儿，就跑到村中残存的树上去做窝。人性的残酷竟然改变了鸟类的本性。

那个年代就连皇帝都像一个逃犯囚徒似的无家可归、衣食无着。军队没有军粮，就以人肉干为军粮，刘备、曹操就都干过这类的事。尤其是刘备集团最惨，在草创时期有时穷迫到“饥饿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人吃人。袁绍的部队在中原靠吃桑果充饥，袁术的部队在江淮靠蒲草充饥，最后自己也病饿而死。就这样，这仗也打了100年，那也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而悲哀的是所有的“英雄”壮举也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困兽犹斗式的弱肉强食，为生死而生死不顾了。就连曹操那样的雄杰也讲过，他之所以不能罢手不过是为了生存下去，为了子孙的安全而已。而陈寿在为刘备立传时也提出一个问题：刘备自知智略不及曹操，但为什么一生不屈不挠的与他斗争而不肯屈服呢？不过是因为他知道曹操一定容不下他，因而刘备的一生奋斗中有很成分无非是为了生存下去，而不只是为了争名夺利。这是陈寿很独到的一个见解。而凉州残部在董卓被杀后本想散伙逃命各奔他乡，可是又怕一分散便会被一个个的消灭，所以才啸聚10万兵众发动了长安之乱。由此他们自己得以生存，可是却弄得长安古都数月无人居，周围数百里内二三年内不见人烟。那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用别人的死亡换取自己生存的变乱年代。求生的本能是所有人最强大的本能。因为只有生存下来才有其他的可能。关羽本身原初不过是一个逃命的杀人犯，哪里会想到生前拜将封侯，身后会为帝为圣呢？可是人一旦生存下来便思名思位思禄，便想称王称霸雄长一方，骑到别人的头上去闪闪发光。那就要看谁的头脑灵光，谁有眼力，谁的胳膊粗力气大了。

曹操一肚子“坏水儿”，脑袋瓜好使，所以统一了北方，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他便有资本驰骋大江南北，不可一世，也可以横槊赋诗大吟什么歌以咏志了。刘备耳大垂肩听得到八方风雨，手长过膝站在荆楚大地便捞得到巴山蜀水，所以便可以称王汉中称帝成都了。“碧眼儿”孙权的眼睛好使，看得清波诡云谲的后面哪块肉肥，所以割定了江东，脑满肠肥、酒气熏天地活到了七十多岁。而那些将帅们凭着力气大，那些谋士们凭着脑袋冲也都得居于芸芸众生之上。这就是最简单而又最深刻的人类生存竞争的法则。用文化人的语言来讲这就是“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门道。说它简单，一切不过是一种生存需求的驱动而已，无论古今贤愚，人莫能外。任何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伟人，首先都是人，因而一要吃饱了肚子，二要留住脑袋，然后才能去伟大去英雄去逞才去逞貌，去称王称霸。所以人类所做的一切努力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基点不过是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改善自

己的生存环境与条件而已，事情就这么九九归一的简单。说它深刻，在于人不是动物，所以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只在兽界成立，而在人界就不行了。因为人有头脑，有智慧，有积善的天德，也有使坏的本性和条件。所以，在动物界最先灭亡的是弱者劣者不适者，而在人物界最先灭亡的往往是能者、强者、忠者、诚者、信者。动物饿了就直接扑食，可是人就不同了，他懂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还懂得唆使猴子一类的人为他“火中取栗”，也懂得架鹰吃肉、兔死狗烹、放水养鱼、小猪养肥了再宰等等等等。动物再聪明也不过是上坡下坡，一个兔子俩窝儿，至多也不过狡兔三窟犹豫狐疑，但人却懂得瞒天过海偷梁换柱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移花接木李代桃僵以迂为直装傻扮狂以虚为实以实为佯以退为进以攻为防大智若愚大奸似忠等等等等，而何止 36 计？光《三国演义》这一本书中就有一百多条计谋，正所谓谋从心出计随境生令你防不胜防。所以这人类之间的竞争自是比动植物界的竞争更为高级阴毒惨烈血腥。就那杀人的招儿也绝非动物界所能相效相仿的。所以我从小走黑道儿就怕人而不怕神鬼，也不怕动物。长大了更相信有的人真比鬼神还能耐比动物还猖狂。所以现代人更聪明了，都去宠猫宠狗而不去宠人了。为什么？大概也是因为看三国看聪明了：曹操最宠孙资、刘放，可是这两个家伙在最关键的时候还是出卖了曹氏子孙。曹丕最宠司马懿了，他老爹怎么教训警告他，直到临死还告诫他此人必为他的后患，但他不信，一上台就封他最高的官而且引为心腹倚仗，临死还任命他为辅政大臣。结果还不是夺了他的“家天下”？所以中国的老百姓都说狗喂熟了见了你还会摇几下尾巴，可这人你一与他没有了利害关系时，不管以前有几多恩重如山也一定与你形同陌路，没准还会落井下石或咬你一口。所以西方后工业时代的一位厌世者曾讲过：我愈了解人类，便愈喜欢动物。而西方的一位大学者则讲道，你要是还想喜欢人类，就不要对他们有期望。

人类真的如此不堪了吗？非也，我讲的不是人类，而是人中的一“类”，且其中有又堪称人中的败类，有幸的是这个“类”只是人类中的一部分而已，否则人类真将不伦不类了。不过，这些个“类”在人类进化的途程中也自有功劳，不正因为有这些个“类”的存在才使我们变得比较的聪明起来了吗？我们之所以至今还在读三国，不仅为了在那些值得称颂的人身上学做人学精神学气概净化自己，寻找到一种快感与享受；同时也在那些不堪者的个类身上学聪明；在那些失败者身上学教训长经验。那个时代距今已有一千七百余年，但人性又有多大的改变呢？这就是几千年前的历史对今天仍有价值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里很不堪，但在许多不堪的支撑下那里也有许多光彩。而今天的我们则正是从那不堪与光彩相交织的历史深处走来。因而我们千万不能低估了自己的同类，否则就要吃大亏了；也不能高估了自己的同类，否则你会成天失望、上火，净自找一些犯不上的烦恼来咀嚼，值吗？人是什么？尼采说过：人不过是去了毛的动物。这也许有点太苛薄了我们这个类，但你绝不要把人人都看成是天使，更不是神仙。人类最古老的基因肯定与野兽的区别不大，最大的也是最可怕的区别无非是头脑。

西方的史学家曾经讲过“人类对自身的杀戮者发出的欢呼声仍高于对人类的造福

者。”因而，我们在今天还在这里讲谈三国绝不是为那些“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杀戮者”们歌功颂德，而不过是为了更真切的了解一下那段历史，了解一下那个时代形形色色人物的较为接近历史的真面目，从而从中收取一些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东西，使我们变得聪明一点。古人不是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吗？而三国时代的历史魅力绝不仅仅在于那个时代多么混乱，而更在于那个时代确实涌现出了许多传奇式的大英雄人物，大智慧者，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如果说事件是历史的支撑点，那么人物就是历史永远的灵魂。而本书之所以把重点放在讲谈三国人物上也旨在于此。

乱世出英雄，也出奸雄；板荡识忠臣，也识奸臣。三国时代是一个超级乱世，所以便出了许多超级的英雄、奸雄，超级的忠臣与奸臣，这也是三国历史令世代瞩目的一个视点。

支撑起三国这个时代天幕的支柱性人物大体可分为“五大集团”——其一是三国的始作俑者——刘汉王朝末年君臣集团；其二、三、四是，三国的主人公曹操、刘备、孙权及这三大集团中的政治军事人物；其五是三国的收官者——司马氏集团。也正是这“五大集团”人物的历史命运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困惑难解之处：其一，汉献帝是亡国之君，但无论当世还是后代没有人恨他，连史学家都为他辩护，而且在他的传记中不给他任何中肯的评价，只为他叫了一通冤；其二，曹操本是三国中最大的历史功臣，但却成了被骂了一千多年的奸雄奸臣；其三，刘备本来是三国中最弱的，但却被冠以最高峻的英雄冠冕；其四，所有正面英雄人物似乎全部集中在了蜀汉集团。这样一个小集团中竟然出了两位千古崇拜的圣人——智圣孔明，武圣关羽；而且在“三国五虎将”的民间排行榜上，民间口碑的高峻上，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魏延都是那样的鼎鼎有名；其五，孙权及其集团的文武将相也是人才辈出，但多无多大光彩，人们对这“一窝儿”并不感兴趣，不仅民间如此，史学界文学界似乎也很冷落这江东一族。而冷落与漠视似乎比批评更难以忍受，比谩骂更令人痛苦，因为无论批评与谩骂至少说明你还值得一批一骂，你还自有分量在，而不屑一顾则是一种对存在价值的扼杀；其六，司马氏绝非草鸡一窝，尤其是司马懿的奸智并不亚于曹操，但尽管他们一统了天下，可司马氏一家却总是理不直气不壮，受到天下千百年的谩骂，而且自己的子孙都觉得不光彩，当后代的一个皇帝请先臣为自己“痛说革命家史”后，竟然卧到床上说：如此这般我家的天下能长久吗？

这段历史真的是很耐人寻味、玩味。

好了，我们由此可以约略感受到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后面。汉献帝最无作为，但却受到了史学家和读者的双重同情；蜀汉最小，灭亡最早，但蜀汉的所有人物几乎在历代官方、民间的地位都最为高峻；曹魏最具强势最为成功，历史功绩也为最大，但口碑却是最差的；东吴集团与汉中央的政治关系最为少牵扯，但处于地方强势，且处于默默无闻的地位；司马集团创建了三国之后的一统正统王朝，但却最没名，有名也是千载骂名。这确实反映了近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一种政治文化心理现象。而人们体现在评价三

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心理现象大约有四个方面：其一，人们的正统政治观与传统道德观；其二，人们世代对忠诚、勇敢和智慧的推崇心理；其三，英雄悲剧与悲剧英雄本身超越时空的历史震撼力与大众的英雄崇拜心理；其四，憎恶强霸与对弱勢弱者同情怜悯的心理。

人们为什么攻击曹操，谩骂司马氏？因为他们都属于“奸诈”一类的权谋人物，都有阴篡趁渡之嫌。不管你怎么为曹操父子开脱：东汉本来就应该灭亡，曹马两族是统一的英雄；他们的天下不是篡来的，而是自己从军阀盗匪手中夺来的；他们聪明智慧有才能……这些也可能都是真的，但谁也否认不了的史实是：曹操确实是以汉臣的身份对汉献帝实行了终生的政治监禁，虽未篡位却是事实上的夺了皇权；曹丕确实以汉家旧部、旧王、丞相的身份废汉自立实行了桃李代；而司马氏也确实依样画葫芦，又以魏旧臣的身份对曹魏实行了花接木。而且曹氏父子面对汉家的孤儿弱女极尽欺凌迫害之能势；司马氏父子面对的同样是曹魏后期的孤儿寡母，不仅仅是欺凌，而且连小皇帝也宰了。而无独有偶：曹操一生到死都高喊着我是汉臣；司马懿生前也极力标榜自己忠于曹魏决无二心。而且两个人说得有时让你感动，甚至会让你改变一些看法。但他们一死掉，后代传人就马上实行废立桃李代之事。他们百口莫辩了。

是的，历代封建王朝的兴替本是平常事。但曹马两大家族都是以旧臣身份谋得王权帝位的，因而便有了篡夺之嫌，至少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其实这也无足为奇，更不是始作俑者。夺了商纣王天下的不正是他昔日的旧臣西伯侯姬昌和他的儿子姬发吗？夺了周朝天下的不正是两周分封的那些老诸侯和旧王的子孙们吗？对秦始皇的后裔废立专政的不也正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与宠宦赵高吗？夺了西汉天下的不正是汉家的旧日丞相王莽吗？夺了司马氏天下的不也正是东晋北府兵旧将西汉皇族后裔刘裕吗？旧臣赶走旧主子，自己来做主子，这似乎是一种政治规律了。

司马氏两晋十六国南北朝走马灯般一次次政权更替，不也都是由前主子的旧部夺主子的权完成的吗？之后的隋文帝不也是以北周皇亲、丞相的身份，屠尽了北周宇文氏王族中人而由旧部成为新主子了吗？曾几何时隋炀帝不也是被自己的旧部宇文化及父子兵变杀掉了吗？之后又是隋家旧部唐国公李渊照葫芦画瓢，先立后废了一个小儿傀儡隋恭帝杨侑，而取代了隋朝，由隋朝旧日大丞相唐王的身分一变而成为新君主了吗？俗话说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不用学。到了唐朝的末代皇帝昭宣帝时，不也同样是被唐朝自家不断提升授以国政的梁王朱温勒杀了唐朝的九个王子抛尸水中后，逼迫昭宣退位，自己当了皇帝而改国号为大梁的吗？而宋太祖不也同样以北周殿前都点检即皇宫警卫长的身份利用兵变皇袍加身，取代了北周自立为皇帝吗？而北周的开国皇帝郭威不也是靠以旧将身份发动两次兵变而夺了旧主子的权即位从而为自己的部下开了先河的吗？正是这些帝王自身的政治践履打破了王权天授神授的神话，揭穿了帝王将相本无种的真理，所以他们的子孙便也同样一个个的被屠被戮被篡被夺被赶下了台。如果按前面的观点来审视，自殷周至唐宋近两千年的政治史，都是一部一以贯之的“篡夺史”。那为什么曹

家父子、司马父子篡一下就成为大逆不道了呢？其实古今中外一理：政治家最大的对手最大的危险不是敌国，而是自身，是自己身边最强有力最信任的野心家。这也许是一条至今仍不失其真理性的历史生存定理。

天下本无定主，皇族亦不过都是常人，甚至不如常人。那为什么非要由他们的子孙来当皇帝才是合法、合情、合理的呢？正如陈胜起义时所言，王侯将相还有种吗？所谓天下者乃是天下人的天下，本应由有道者有能者有德者居之，没有谁来规定该谁当皇帝。在这上头从来就没有该不该的，谁有能力夺来，又能把它保持下去，不管什么方式，你就是名不正言也顺的皇帝。

可是到东汉末年，两汉瓜迭绵绵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自公元前 202 年刘邦创建了“天汉”文明以来，“大汉天子”、汉官威仪在官僚、士子、百姓心中似乎已坐古生根了，神圣不可干犯了。因为那不仅仅是一个刘姓王朝，而是一代赫赫天下的历史文明正统文明的象征。所以，官心、民心都是向汉的，向着正统王朝的。哪怕这汉家皇帝已让他们吃不上饭了，已人肉相食了，可是人们还是认这个皇帝。还要为他呼喊保位。中国的老百姓没有这么好的，也没有这么可怜的。尽管他们也造反起义，那是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尤其是那些穿惯了峨冠博带汉家官服的士子，那就更觉得曹氏是大逆不道的窃国大盗了。所以尽管东汉末年的两个皇帝都不过就是个小孩子，被逼得如丧家之犬迁来换去、颠沛流离，可仍旧有一帮人跟着颠儿来颠儿去的，甚至饿死了、被杀了也不后悔。而谁要是把这皇帝不恭敬，就有人起兵来声讨、来勤王。当然这个中有真也有假。就是如曹操那般英雄人物也还要把那小皇帝供起来养着。为什么？无非那是一种名正言顺、最高权力的象征，有利用价值。否则人们就不买你的账，就要骂你是国贼，你所做的一切似乎就不合法。时代就是那样一个时代，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

什么正不正统，合不合法，所有法统都不过是人们的一种认定，而时间会解决一切。曹氏父子如果能把天下统一，把曹魏政权也保持三百年，那他们在正史上，在后人心中就少去了许许多多口舌之痒，都是合法的正正经经的皇帝了。

司马氏更是真正篡来的天下，但是他统一了，他保持了二百多年，所以名不正也正了，言不顺也顺了。即使国不成国，家也无家，也还是一个正正经经的可入大统的正统王朝。中国的正史上也专有它的一史。你曹操再英雄了得，但因为你没统一，所以只能称国而不能称朝；司马氏再不堪，但他统一了，所以称“朝”而不称“国”。这就是“朝”与“国”的不同。唐宋两祖都是百分之一的篡权夺位，但不也大名鼎鼎吗？也没有那么多是非，因为他们夺得了政权，统一了，已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正统不正统的先在，不过是历史的时间的认同。昙花一现的政权和政治人物你怎么英雄怎么能为怎么了得，只要你统一不了天下，你那政权保不长久，你就“正”不了，也“统”不了。人们心中的正统是统一、是长久的稳定。你就是出身盗贼，能做到这两条，历史和老百姓不管愿不愿意就都认你这个皇帝了，甚至还要为你喊号：干得好。这就是历史的政治真理。

上面是讲其一：法统、正统。再讲其二：忠诚、勇敢、智慧。

有人说刘备、诸葛亮、关、张、赵、马、黄的口碑是借了正统和历代政治需要的光了。因为历代皇帝没有人希望身边出现曹、马这一类阴谋背主的人物；而且都希望有诸葛亮、关羽那样忠诚于君主的人出现在自己的身边，所以就把他们抬起来了。我们不能否认，历史人物的当下评价确实常常与政治需要有关。比如宋朝有奸相秦桧，人们不敢公开骂秦桧就指桑骂槐地大骂曹操。骂来骂去就忘了骂秦桧，真的骂起了曹操，甚至在士子间掀起了一股“反魏批魏”的潮流。与此同时又拼命的颂扬起诸葛亮与关羽一班忠勇智慧的文臣武将来。就是在国外也如此。苏联在面对法西斯入侵危机时，不也把他们批了多年的库图佐夫、苏沃洛夫这些沙俄时代的将帅肖像挂出来了吗？这是一种极自然的现象。除了政治的需要也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关。

人们一提传统仿佛就有陈腐的霉味，就意味一种保守甚至倒退的感觉。其实传统这东西也有优劣之分。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既没有历史的陈旧性也没有时尚的变易性。比如忠诚、义气、勇敢、无私、仁德、智慧这些东西是人类生存的必须，是人类天性中最美好的一面。真、善、美的价值是永恒的，绝不因时代的变易而变易，也绝不因潮流时尚而时尚，更不因一个王朝的消亡而去陪葬。因为他是人性本质的存在。无论官方、民间没有人会喜欢奸诈、背叛、自私、愚笨、怯懦的东西，哪朝哪代人都是以此为耻的。这不是儒家学说的传播之功，而是人性尊严的底定，一切由来已久。

我们看一看魏晋年间的人们对智慧、忠信、勇武的推崇程度，也许会更有利于我们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现象的理解。曹魏政权中的散骑常侍刘邵写过一本《人物志》，开篇就论及聪明：“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接着就论及“忠信”：“为臣事君，忠之本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那么什么是“忠”呢？“一于其身，忠之始也”；“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忠也者，一其心之谓矣。”这三句话给忠下了三个定义：其一，忠就是从一而终不事二主；其二，忠就是中正不偏公正无私；其三，忠就是一心一意。那么，“忠”又有什么用处呢？“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而况于人乎？”好了，讲的最明白不过了：忠君是为人臣子的根本；在天地人之间没有什么更高过忠的；忠就是非但要一心不二至公无私忠于王事，还要一身不事二主，不能背叛主子，这是忠的最基本要求，要身心不二；因为只有为臣忠君才能稳固君臣关系，使天下安定，才能感天地动鬼神，更何况人呢？而两晋南北朝的刘勰在他的《刘子新论》中则论及了“诚信”与“勇武”。他讲道：“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非信不成，非信不立”，并说：守信对于人而言就像一个人要过河，就要有渡船，要船行就得有舵和桨，所以只有诚信之人才能“光于宇宙，名流于古今不朽”。他还说：“春风不信（不按时到来）花则不开；夏炎不信，则草不长；秋雨不信，则百谷不实；冬寒不信，则水土不坚”，“天地灵气不信，则四时废”。而“能立信衡门，则可声驰天下”，一诺之信，胜于千乘之国。刘勰讲完了一个“信”字又开始讲“武”讲“勇”。他讲道：“文武异才，并为大异”，“文以赞治，武以创业。”而晋人所注的《逸周书》

则称：“仁历以行”，“智历以道”，“武历以勇”；“四方畏威乃宁”，“天作武，修戎兵，以助义正违”。由此可以略见魏晋时代的政治风尚，无外乎孔夫子的仁、义、礼、智、信，只不过处于变乱年间，尤推崇智谋计略、忠君诚信、勇敢尚武而已。而刘备集团中人物几乎每个人都符合这几个方面的要求；而曹魏集团的高层人物及部属和司马氏集团中违背这些规则的人物在三国中为最多最明显。所以说魏晋执政人物最受攻击，而刘备集团前期、中期的执政人物最受时人称赞，最得史学家的好感，最受历代封建王朝的官方推崇，也最受民间口碑称颂，首先取决于他们自身的人格与政治履践既符合主流政治的规范，也符合大众审美心理的传统尺规。因而他们得以崇高的地位也是自然，并非纯粹的政治与文学的功效使然。我绝非赞同朱熹的假道学，更不是尊汉抑曹者，不过从人性的角度来审视一下而已。他们固然都是统治阶级，但天下没人统治不更乱套了吗？正如曹操自己所说：如果没有我，天下不知道要有多少人称王称帝。

还有一个悲剧与悲剧英雄的问题。在所有的历史人物中能世代流传下来，尤其能在民间广为流传，让人们心仪之、口碑之的人物，很少是那些鼎盛丰功的帝王与成功人物，而恰恰是那些“失败了的成功者”——历史的悲剧英雄人物。如秦汉时代项羽的民间知名度就高于刘邦；隋唐时代的程咬金、魏征、秦琼、尉迟恭、薛仁贵等人物的民间知名度就高于李渊父子；宋朝的杨家将、宗泽、李纲、岳飞、文天祥的知名度就高于两宋的列祖列宗。这不仅是种种文学样式与传说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更因为他们都是英雄，是收取了悲剧结局的英雄。人们崇拜英雄绝对比崇拜帝王要强烈得多。因为英雄离他们更近，更有血有肉，更能让他们激动感奋。而且他们除了知名度极高以外，还拥有极为强大的超越历史时空的精神震撼力、冲击力。这多缘于他们的悲剧结局，所以常能强烈的感动后世，具有最强大的社会教化作用。比如诸葛亮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臣；关羽的形象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武将。他们都是英雄，让人们肃然起敬；他们又都是失败了的英雄，壮志未酬而中途殒谢了的英雄之花，所以人们又为他们哀惋痛惜悲伤；他们之中又常常有如岳飞、袁崇焕等遭际到政治的时代的不公正，所以人们在崇敬、悲伤的同时又唤起了心底的不平和愤怒。因而他们能得以在世代人们的心中成为一座丰碑也是自然的事。正如西方一些哲学家、美学家所言：悲剧英雄人物是失败了的英雄，是一种失败中的伟大。他们是能够两次生存的人。在他们生存于现世时，他们蒙受到历史的时代的不公正，但他们将在后世得到一种公正和伟大。正是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人类中那些高尚和伟大的东西。

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大多是悲剧人物。这是由历史注定了的命运。在所有社会转型，历史变革时期的过渡带上出现的所有政治、军事英雄人物都必定是悲剧的结局。这也是西方哲学家认定的“历史生存定理”。在历史的强烈政治地震中谁挺身而出都是牺牲品。这是必然，不用论证。三国时代就是一个超强级的政治地震时代，所以那些英雄人物与平民都成了牺牲品，少有美好结局的。

三国中最顶尖级的悲剧英雄人物似乎都集中在蜀汉集团。这又怎么解释呢？悲剧英